

《歷史》爭議人物 1

獨裁良相——張居正

編著／邱仲麟

總校訂／王明蓀

久大文化



《歷史》爭議人物 1

獨裁良相

—張居正

《歷史》爭議人物 1

獨裁良相——張居正

編 著 邱仲麟

總 校 訂 王明蓀

執行編輯 區桂芝

發 行 人 張英華

印 行 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敦化南路三八五號五樓之四
(○二)七七六三九八八
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三七一七號

總 經 銷 久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敦化南路三八五號五樓之一
(○二)七七六三一四一

排 版 紀元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鴻陞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初 版 一九八九年二月

定 價 八十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前言

身爲一個歷史人物，張居正已經無法開口爲自己說話；但對歷史而言，他確是一個受爭議的人物；張居正去世至今已經超過四百年，但是仍然祇能說已經「蓋棺」，談不上「論定」。

在他一生五十八年的歲月裡，後面的十五年，是他的巔峯期：他身任內閣大學士，參與或執行改革，挽救了嘉靖以來的衰頹，造成另一個盛世。

張居正身居內閣首輔前後十年，在這十年之間，他有如太陽——夏天的艷陽；帶給了整個大明帝國朝氣，却也炙傷了一些人。他使一些陰暗的角落得到光亮，但也引來一些麻煩；於是，有人埋怨陽光太強。

然而張居正不是神，他是人。既然是個人，他便有他的愛憎，有他的喜怒；他當然也喜歡別人奉承，喜歡別人聽話。他有他的思想，有他的見解；他的個性剛毅、果決、

任性；他辦事認真，做事負責，一切都顯示出他是一個精明強幹、固執己見的人，當然他還是會做錯事。

張居正生存的年代，正是明朝中央政府內部權力傾軋最厲害的時期，自他二十三歲中式進士，涉足北京政治後，他便在政治中成長，也在政治中歿逝。我們不能說他是對是錯，祇能說是好是壞。

編者在此所要強調的是：張居正脫離不了體制、時代環境、政治風氣的限制。而全書所著重的重心也因居正的角色而有不同。

在居正入閣參預機要以前，敘述的重點在於局勢與政府內部權力傾軋，由此反應日後他改革的用意，以及他作風的來源。

入閣任大學士後，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；隆慶時期與萬曆時期。前期因為他祇是閣員，所能做主的不多；後期是他當國的階段，自然能夠雷厲風行地施展抱負。

張居正任首輔十年，在明代來講，雖然任期才排第三，次於嚴嵩的十六年五個月，以及萬安的十年四個月。但是，他是明代最有權力的大學士，整體看來，他地位有如宰相，雖然名義上他祇是秘書長。這是他之所以被稱為權臣的來源。

張居正的政治措施，主要是在提高中央的威望，用文言文講叫做「振作綱紀」，因此難免會給人專制、獨裁的聯想，但是他確實用心良苦；做法上儘管有欠周全，但是效果上却不能說不大。

至於說到他壓制輿論，其實也是爲了貫徹政策，而不能不採取的手段罷了。

身爲政治人物，他受到攻擊與批評都是必然的，但是這些批評，有些只是爲沽名釣譽而無的放矢；有些確是就事論事。兩者雖難以區別，但居正對他們往往一概處以貶謫。

雖然張居正身後，被萬曆皇帝冠以「謀國不忠」的罪名，事實上，這罪名沒有意義，他距離不忠於國家的地步確實有一段差距；若要說不忠，祇能說是對皇帝不忠罷了。

在軍事、財政方面，居正花費了最多的精神，最後也的確有了回報，就此而言，張居正大有功於國家。

總而言之，張居正是號人物，至於這人物的生平如何？何以遭受議論？讀者看完此書後，自然有一番瞭解。

目錄

前言

上篇 張居正傳記

一、出岫

二、晨光

三、傍午

四、中天

五、晷影

六、晡景

七、向晚

八、入夜

下篇 歷代爭議

後記

一、出岫

明嘉靖四年（一五二五年），正當梅子黃熟，霖雨霖霖的時節，江陵的張府喜獲麟兒，這嬰孩日後成爲有明以來最風光、最有作爲、也最受爭議的人物。這時正是世宗即位以來第一個雞年的五月初三，時值暮春；張居正就在此晚春季節，來到人間。

居正的母親趙氏懷胎十二個月才生下他，就在他出生前夕，曾祖父張誠做了一個夢：月亮落到水甕裡，照得滿甕發亮，隨即化做一隻白龜，於是曾祖父便依白龜的諧音給他取了名字叫「白奎」。張居正雖字叔大，號太岳，但在十二歲以前，他祇有一個名字：張白奎。

張居正的祖先張關保，在元末時追隨朱元璋東征西討，他本來是淮西鳳陽定遠氏人，因爲戰功受封到歸州長寧所（湖北歸秭）做世襲千戶，入了湖廣的軍籍。衛所是明代的軍事制度，天下初定後，朱元璋在各府設所，諸府要衝之地設衛，在正常狀態下，

衛大約有五千六百個官兵，千戶所有一千一百二十人，百戶所有一百一十二人。士兵與軍官都是世襲，隸於軍籍，與民籍分開，就是歷史上所謂的「衛所兵制」。張關保之後傳張唐，張唐再傳張旺，到了張誠因為不是長房，世襲千戶的職銜與他無關，因此從歸州遷到江陵，入了江陵籍。

張誠搬到江陵獨立門戶後，生活並不富裕，但卻樂於助人。張誠有口吃的毛病，但是口吃儘管口吃，却特別喜歡訓話，而且頭頭是道，江陵人給他取了個綽號叫「張謇老」，也常常引他的話來教訓子弟。張誠有三個孩子，長子張鉞，長於治產，家道因之日漸殷實；三子張鉞好讀書，補縣學生；次子張鎮字東湖，就是張居正的祖父，他既不讀書，又不治產，喜歡做行俠仗義的「江湖人」，後來才在江陵遼王府當護衛。張鎮固然放浪，但張誠却偏愛他，這不是因為張鎮的可愛，而是父母對不成材的子女，常有特別加護的意趣。然而儘管「謇老」對張鎮特別愛護，却始終有一點遺憾。第二個兒子既不如老大和老么，祇有希望他生一個好子嗣，所以當張鎮生了張文明時，他說：「我一輩子幫了人不少忙，應當有一個好子孫，也許就是這個孩子吧！」

張文明即是居正的父親，字治卿，號觀瀾，二十歲補府學生（秀才），但考舉人考

了七次都落榜，直到張居正點了翰林才對功名死心。文明常自歎命不如人，但實際上是個性害了他：他跟他父親一樣，性情豪放不拘，不願頰首繩墨或遵循渠燧，唸書不夠仔細，基礎不穩；加上性情不被主試者欣賞，結果屢試屢敗，祇好當大學士的父親。文明性情既同於他父親，自然也好喝酒，並且喜歡、擅長說笑話，常常把衆人逗得心花怒放，於是上自縉紳，下至小民，沒有不喜歡跟他親近的；若有好酒，大家也必定請文明這開心鬼去鬧鬧。這就是張居正父親的模樣，跟居正著實不同。很顯然的張誠對這個孫子的期望也成泡影了，但他還是看到了曾孫的出生；居正哇哇落地時，他曾祖父、祖父、父親都在。文明那年二十二歲，他太太二十歲。張居正在家中是長子，後來張媽媽又給居正添了三個弟弟——居敬、居易、居謙——及一個妹妹。

張居正出生時，明朝的國勢已經中衰，像太祖（一三六八——一三九八年）、成祖（一四〇三——一四二四年）、宣宗（一四二六——一四三五年）那般的文治武功已不見；隨著英宗（一四三六——一四四九年，一四五七——一四六五年）在「土木堡之變」被俘，以及「奪門之變」景帝（一四四九——一四五七年）被廢，外患、內訌在暗暗的軌道上運行。憲宗（一四六五年）時明朝已走下坡，雖經孝宗（一四八八——一五

○五年）的興復，但武宗（一五〇六——一五二一年）却損之有餘，政治在荒唐中漫步。

這位正德皇帝是個閒不住、不喜歡受拘束的人，他喜好新鮮、刺激的事情。正德的個性極強，對於皇帝的職責，他拒絕羣臣所代表的傳統觀念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。他在位時，常常離開北京，一走就是幾個月甚至長達一年。而住在北京期間，他又打破陳規，開創新例，有時竟在深夜舉行晚朝，朝罷後又大開宴席，弄到通宵達旦。對這些越軌的舉動，臣僚們自然難於和他合作，他也就撇開正式負責的官員而大加寵用親信的軍官與宦官。正德即位時還不滿十四歲，他有超人的膽量、充分的好奇心、豐富的想像力。他有他自己尋歡作樂的辦法，而且我行我素，毫不為臣僚的批評所動搖。與書呆子作對，也許正是他引以自娛的辦法。登極未逾兩年，他就搬出紫禁城，不再受宮廷內部清規峻律的限制。他新建的住宅名叫「豹房」，坐落在皇城中空曠之處，中有精舍、獵房及俱樂部，從此他就在宦官、倡優、喇嘛以及異域術士的包圍之中。如果興之所至，他也偶然臨朝或出席經筵，但更多的興趣則在遊獵。除此之外，他喜歡自己在皇城裡練兵，甚至帶兵親征。

正德十二年，當時韃靼的小王子伯顏猛可率領五萬騎兵入邊，圍困了本朝一營官兵，皇帝準備御駕親征，借此體會戰爭的實況，並且檢驗多年來練兵的成效。當然臣子無法阻擾他的大事，但是前後四個月，北京的臣僚幾乎與皇帝失去聯絡。當皇帝救援得勝回朝，一場好戲上演了，他在事前命令宦官打開倉庫，取出各種綢緞遍賞百官，要求他們盡一晝夜之力製成新的朝服接駕。由於時間過趕，第二天文武百官的衣服真是混亂不堪，皇帝還親自設計帽子給官員戴，式樣怪里怪氣，弄得臣僚互相看了都覺得好笑。

次年正德皇帝覺得親征真好玩，要求大學士草擬勅旨，命令「威武大將軍朱壽」再次到北方邊區巡視。對這項命令，四位大學士都不肯接受，皇帝便自封、自准出師，在征途中，又降下勅旨，封自己為「鎮國公」，歲支俸米五千石；五個月後又加封自己為太師。於是他就成了自己手下最高級的文官，位居大學士之上。這次的出征，正好遇上大風雪，從者瑟縮萎頓，他却精神煥發，始終自持武器，端乘坐馬，堅持不用舒適的乘輿，有幾次還和別人擠民用大牛車。然而這次親征並沒遇上敵人，在外搜索了九個月，正德十四年春才回到北京。

這一年，由於江西寧王朱宸濠造反的消息傳到他耳朵裡，正德覺得應該到南方去親

征，準備以威武大將軍的名義到南方各省巡視，害得官員們聯名勸諫，正德大爲震怒，把所有跪勸不走的一百四十六個官員每人廷杖三十，結果有十一人當場或事後傷重而死。正德在秋間成行，江南的秀麗風光使正德樂而忘返。當他還在準備首途時，朱宸濠之亂已經被王守仁平定了，正德覺得臉上無光，在到達江西後，命令將宸濠釋放，他就在鄱陽湖上與宸濠玩官兵捉強盜，結果自然是正德捉著宸濠，他就報捷加功，賞了自己一番。一路笑鬧之餘，在一次捕魚活動中，皇帝所自駕的輕舟傾覆，雖然獲救，但已使聖躬不豫。正德十五年底回到北京，第二年（一五二一年）年初就在豹房病死了。由於正德沒有子嗣，經大臣與皇太后商議的結果，迎接封國在湖廣安陸的興王朱厚燄來入承大統，是爲世宗嘉靖皇帝。作爲皇室的旁支子孫而居帝位，在本朝尚無前例，嘉靖是第一個，也是唯一的一個。大臣們便趁此機會，肅清了正德的親信，其劣跡尤著的幾個人都被處死刑。而當張居正出生的時候，正德才死不久，嘉靖登基也還不滿四年。

張居正生存的時代是陽明學的高峯，他出生時王陽明五十四歲，正在江西巡撫任上，而且在這一年當中，王陽明有「拔本塞源論」。王陽明卒於廣西南安時，居正才三歲不滿，王學在陽明死後，衍生出許多流派，自浙中王學、江右王學、南中王學、楚中

王學、粵閩王學、泰州王學以至東林黨爭，遍及整個大明帝國的南半部，而北方則王學不盛，走的仍是程朱一派學問。居正所受理學的影響大約是楚中耿定向的王學，此派王學乃是泰州學派的流亞，而泰州學派在諸派王學中最為平民化，其參雜禪學意味也最濃，居正生平最反說禪，或許可以自此觀察因由。

張居正的時代同時又是書院復興的時代，陽明講學的處所如龍崗書院、貴陽書院、濂溪書院、稽山書院、敷文書院等都是隨處經營，隱然宋代學風的回復；而除陽明外又有他人的講學。等到陽明病歿，建書院奉祀陽明的風氣大盛，於是，整個南方充斥著祀陽明的書院，這個運動歷久而不衰，學校的性質也由教育而變成宗教，自然遭到一些人的側目，於是有嘉靖十六、七年吏部尚書許讚等的請毀書院，世宗因而詔令毀書院、禁私建。然而一方面撤毀，而一方面依然建設，直至嘉靖四十二年仍有人建書院以祀陽明，可見當時民間勢力不下於中央。張居正親躬此種情況，在萬曆年間當政時立意打擊書院，重申中央威信自屬必然。這些都是時代環境的作用。

張居正自小聰明，很得家人的疼惜，兩歲的時候便認得《孟子》裡「王曰」二字；五歲入學，更充分表現出神童的伶俐，句讀、記誦都難不倒他。十歲時讀通《六經》大義，

而且已經可以寫雜感文章。嘉靖十五年，居正十二歲，到荊州府投考秀才；據說荊州知府李士翱在前幾天晚上做了個夢：夢見玉帝給他一個玉印，吩咐他轉給一個小孩。幾天後荊州府點名召見入圍秀才的孩子，霍然發現第一名張白奎像極了夢中的小孩，李士翱把他喊近，仔細端詳，爲他改名叫「居正」，說：「白奎不足名子，子他日當爲帝者師，余得聞命天皇帝矣！願自愛！」於是，以後的四十多年，他就以「張居正」聞名。而這時正巧湖廣學政田頊到荊州視察，李士翱告訴他府境出了一個奇童，田頊把居正招去面試，出題「南郡奇童賦」考他，居正提筆疾書，不久便洋洋灑灑一篇作文出來，學政和知府兩人都驚異不已。這年張居正補了府學生，成了俗稱的秀才。

次年，居正從荊州到武昌應鄉試考舉人，考試結果，居正的考卷得到湖廣按察僉事陳束的欣賞，極力主張錄取，但却因爲湖廣巡撫顧璘的看法使得居正下第。顧璘是當時名士，人稱顧東橋，王陽明的「拔本塞源論」便是在〈答顧東橋書〉中闡發的。他認爲十三歲的孩子就中學人，以後便會自滿，反而打消他上進的心，對他不利，因此主張給他挫折，使他更能奮發。於是便與監試的馮御史說：「張居正是一個大才，早些發達，原沒有什麼不可，不過最好還是讓他遲幾年，等到才具老練了，將來的發展更不可限量。」

請馮御史斟酌一下。」監試御史覺得巡撫的想法極對，雖然陳東反對，但張居正還是落榜。三年後居正才以十六歲之年中舉，當時顧璘以工部右侍郎職在安陸興王府督理顯陵工程，居正前往拜見，顧璘以自己的犀帶見贈，囑咐他抱大志願，要做伊尹、顏淵，不要祇想做一個年少成名的舉人。隨著歲月的增長，張居正實踐了長者對他的期許。

大約在居正中舉這年，他祖父張鎮死了。張鎮的死與遼王府有關。明初時，明太祖大封皇子爲親王，第十五子朱植在洪武十一年封衛王，二十六年改封爲遼王；遼王府本來在遼寧廣寧，建文年間「靖難」，遼王渡海南歸，徙封荊州，這是遼王府在荊州的由來。張鎮因在遼王府當過護衛，兩家人乃發生關係。當時遼莊王致格的世子憲燦與居正同年，憲燦是是個放蕩的少年，有一天，憲燦母親毛妃找居正去遼府玩，用飯的時候，毛妃對憲燦說：「你這般的不進取，終有一天給居正牽著鼻子走！」憲燦聽了雖然沒有發作心中的憤，却埋下了對居正敵視的意念。遼莊王在居正中舉的前幾年死去，在居正中舉是年，憲燦服喪期滿，襲封爲第七代遼王；這時居正的名聲已著於荊州，他的成績使得憲燦相形失色，因而加重了毛妃對憲燦的督責，令憲燦覺得張居正是罪魁禍首，使身爲王爺的自己却像犯人，處處受限制。於是把幽恨轉移到在遼府前護衛的張鎮身上，

某天，召張鎮進遼府，賜酒食招待，但是不知怎麼搞的，張鎮就死在遼府裡，居正對此事極為激動憤慨，但礙於憲燦是親王不好招惹，祇好隱忍於心上。居正是個會記恨的人，日後便對遼王施行報復，導致遼王憲燦的被廢與禁錮。

嘉靖二十三年，居正入北京應禮部試考進士，却落榜了，雖然他日後追憶說是因為專心於古籍書堆中，以至八股制義荒疏而落第，但是在這段日子裡，他對於王陽明學說及禪宗經典的涉獵，也是影響落榜的因素之一。這時候王學已經走脫陽明學說的本意，流於空談、說禪，但居正畢竟還是把握了「知行合一」的宗旨，對於他日後的為政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。

嘉靖二十六年（一五四七年），張居正再度北上參加會試，會試及格後又與殿試，結果中二甲進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時年二十三歲。明代制度進士分一、二、三甲，三甲祇有狀元、榜眼、探花三人，賜進士及第；二甲若干人，賜進士出身；三甲若干人，賜同進士出身。狀元授翰林院修撰，榜眼、探花授翰林院編修，二、三甲進士則視成績好壞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、低級京職或外放為地方知縣等。張居正會試時，座主是孫承恩、張治，因為他選考《禮記》，所以他的房師是閱《禮記》試卷的陳以勤、吳維嶽。這一